

大学英语“阅读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设计与实践

曾锦程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 湖南娄底

【摘要】本研究以湖南某高校 216 名非英语专业大一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为期 12 周的教学实验,探讨“阅读圈”翻转课堂教学对口语焦虑与课堂沉默的影响。结果显示:相较于传统教学,“阅读圈”模式下大学生口语焦虑程度显著降低,课堂沉默现象减少;女生口语焦虑程度显著高于男生。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口语焦虑与课堂沉默呈显著正相关。研究表明,“阅读圈”翻转课堂能有效缓解学生口语焦虑,减少课堂沉默,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提供参考。未来研究建议考察该教学模式下学习者信念、情感等的变化。

【关键词】翻转课堂;口语焦虑;课堂沉默;阅读圈

【基金项目】2023 年度湖南省教育教学改革公共英语项目“新文科视域下大学英语‘阅读圈’翻转课堂研究与实践”(HNJG-20231197)、2022 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外语科研联合项目“‘三全育人’视域下地方本科院校外语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研究”(22WLH27)

【收稿日期】2025 年 7 月 15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8 月 17 日

【DOI】10.12208/j.ije.20250307

Design and practice of the “reading circle”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Jincheng Ze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udi, Hunan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the “Reading Circle” flipped classroom on speaking anxiety and classroom reticence among 216 first-year non-English majors at a university in Hunan Province over a 12-week teaching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the “Reading Circle” model significantly reduces students’ speaking anxiety and classroom reticence. Additionally, female students exhibit a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 of speaking anxiety than male student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peaking anxiety and classroom reticence.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Reading Circle” flipped classroom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students’ speaking anxiety and reduce classroom reticence,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reform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Future research on changes in learners’ beliefs, emotions, and other factors under this instructional model is recommended.

【Keywords】 Flipped classroom; Speaking anxiety; Classroom reticence; Reading circle

1 引言

数智时代背景下,外语教学正经历深刻变革,教学模式与方法不断创新。翻转课堂作为一种依托数智平台的教学模式,因其在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与课堂参与度方面的优势而受到广泛关注。现有研究对学习者在翻转课堂中的适应性,包括其信念、情感及行为等方面的探讨仍显不足。课堂参与度是衡量教学效果的重要指标,学生的积极表达行为有助于优化师生互动,促进知识共建,从而提升学习成效与创新能力^[1]。然而,在外语课堂中,沉默现象普遍存在,且与学习者的口语

水平及口语焦虑密切相关^[2]。因此,本研究对比传统课堂与“阅读圈”翻转课堂模式下大学生的口语焦虑与课堂沉默现象,并分析其成因,以期为外语教学模式的优化提供参考。

2 研究综述

2.1 “阅读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翻转课堂依托信息技术重构教学流程,将知识传授环节前置课前,使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掌握基础知识;课堂时间则用于互动交流与协同探究,促进知识内化与深度学习。这一模式在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提升参与

度的同时,着重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和批判性思维,从而推动高阶思维能力的发展。

“阅读圈”(Reading Circles)作为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协作阅读活动,通过小组讨论形式增强阅读动机,培养自主、合作与探究学习能力^[3]。国内研究多聚焦其操作步骤,强调其在培养学生思辨能力、拓展视野及提升综合素养方面的作用^[4],但大学英语层面的应用研究仍较匮乏。相较于基础教育,大学英语更注重语言能力提升,而“阅读圈”的任务型特质与此目标高度契合。此外,其任务设计与翻转课堂具有天然兼容性:课前任务可驱动学生完成输入性学习,课堂活动则通过展示与协作实现语言输出,二者结合能有效优化学习流程。

2.2 外语焦虑与课堂模式

外语焦虑是一个多维度的心理建构,Horwitz^[5]将其定义为学习者在外语课堂中因自我认知偏差、消极情绪及对负面评价的担忧而产生的复杂心理状态,这种焦虑会显著抑制语言输出^[6]。研究表明,口头表达是外语焦虑的核心触发情境,学习者因担心发音、语法错误或他人负面评价而回避互动^[7]。焦虑与课堂沉默的关联性已得到广泛验证:焦虑水平较高的学生更倾向于保持沉默,以避免暴露语言能力不足或面临社交风险^[8]。但教学模式对焦虑的影响存在争议。部分研究指出,翻转课堂因强调课堂互动,可能加剧学生的交际畏惧和负面评价焦虑^[9];而混合式教学(如SPOC)通过灵活的学习节奏和线上准备阶段,可降低课堂即时压力,缓解总体焦虑^[10]。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与方法

本研究以湖南某高校非英语专业 216 名大一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准实验对照组设计,开展为期 12 周的教学实验,调查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在翻转课堂和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下的口语焦虑水平与课堂沉默现象差异。研究工具为问卷调查,包括三部分:一是个人背景信息,包括性别、专业;二是外语课堂口语焦虑水平测量;三是大学生课堂沉默状况调查。其中,二三部分都采用里克特 5 级量表形式,1 代表“非常不符合”,5 代表“非常符合”。第二部分选取 Horwitz^[5]编制的《外语课堂焦虑量表》,该量表包含交际畏惧、对负面评价的恐惧和测试焦虑三个部分内容,共计 33 个题项。第三部分采用 Burgoon^[11]编制的《大学生课堂沉默问卷》,该问卷包括接近-回避维度和奖励维度,每个维度包含十个题项。为确保被试对问卷内容的准确理解,提升问卷结果的有效性,我们对英文问卷进行了中文注释。

3.2 “阅读圈”翻转课堂教学设计

本研究基于文秋芳^[12]提出的“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POA),结合“阅读圈”教学模式与翻转课堂理念,构建了一个三阶段的教学模型(图 1)。该设计通过角色任务同驱动,将 POA 理论的驱动、促成、评价环节有机融入教学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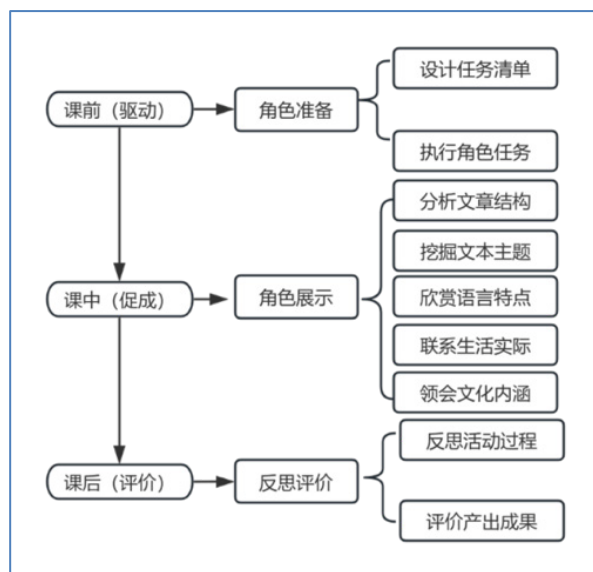


图 1 “阅读圈”翻转课堂教学流程设计

课前角色准备阶段:教师预先设计六种阅读圈角色任务:讨论组长(Discussion leader)、总结概况者(Summarizer)、文化连接者(Culture collector)、实际生活联结者(Connector)、单词大师(Word master)和篇章解读人(Passage person)。各角色任务清单及配套线上学习资源于课前一周发放。学生分组选定角色后,需完成书面形式的预习任务。

课中展示阶段:采用分层展示策略:①组内展示(15-20分钟):由讨论组长组织组员分析,教师观察记录;②班级展示:教师邀请准备充分的小组展示全部角色成果,包括文本分析、主题探讨、语言赏析及文化对比。其他学生需记录并准备补充反馈,后续展示仅接受新观点以避免重复。

课后反思阶段:学生通过问卷反馈活动体验,并以小组形式完成单元产出项目。教师根据课堂观察和问卷数据优化后续教学设计。

3.3 数据收集与分析

课程第 14 周在线发放调查问卷。问卷指导语清晰,满足被试知情同意要求。共回收 216 份有效问卷,其中传统课堂样本 104 份,女生 71 人,占比 68.3%;男生 33 人,占比 31.7%;翻转课堂样本 112 份,女生 62

人, 占比 55.4%, 男生 50 人, 占比 44.6%。使用 SPSS 29.0 采用克隆巴赫系数 (Cronbach's alpha 系数) 对样本数据进行问卷信度检测。问卷总体信度为 0.921, 两个部分的克隆巴赫系数分别为 0.966 和 0.974, 说明数据的信度水平高, 具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此外, 教师的教学观察记录和学生的体验反馈作为定量数据的补充。

4 结果分析

4.1 教学模式对口语焦虑的影响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 (表 1), “阅读圈”翻转课堂模式在降低学生口语焦虑方面显著优于传统教学模式 ($p < 0.05$), 焦虑维度差异具体表现为: 交流恐惧“阅读圈”组 ($M=2.88$) 显著低于传统组 ($M=3.52$), 效应量 $d=0.887$ (中度效应); 负面评价恐惧“阅读圈”组 ($M=2.76$) 显著低于传统组 ($M=3.71$), $d=0.966$ (方差齐性 $p=0.100$); 测试恐惧: 两组均达重度水平, 但“阅读圈”组 ($M=2.83$) 显著低于传统组 ($M=3.56$), $d=0.849$ 。

这一结果得到了学生体验反馈的辅证。明确的角色和任务清单让学生在自主学习的时候能够做到有的放矢, 为课堂产出做好充足准备, 小组讨论和班级展示提供的大量实践机会, 让学生更能够适应课堂环境, “变得更加自信”“没那么害怕在课堂上说英语”^①。这与高照等^[9]的结论相反。尽管如此, 学生的口语焦虑依然处于一个较高水平, 这是因为“需要大量

的交流, 气氛有点紧张”^②。此外, 课前准备, 课中展示以及课后反思评价任务繁多, 有学生明确表示“需要非常自律”^③才能跟上课堂节奏。这表明, 翻转课堂模式对学生更具挑战性。^①

4.2 性别因素对口语焦虑的影响

对传统模式下学生口语焦虑数据进行性别差异检验发现 (表 2): 传统英语课堂模式下, 男生女生口语焦虑水平在三个维度上都有显著差异 ($p < 0.05$)。这表明在传统教学模式下, 性别差异对口语焦虑程度产生显著影响, 且女生的交流恐惧和负面评价恐惧高于男生。这与战双娟和许文丽^[10]的结论不一致。后者认为传统模式下学生焦虑水平无显著差异。

对“阅读圈”翻转课堂模式下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口语焦虑数据进行性别差异上的差异检验发现 (表 3), 在三个维度的检验下, “阅读圈”翻转课堂同样显现出学生口语焦虑在性别上的明显差异 ($p < 0.05$)。这表明在“阅读圈”翻转课堂模式下, 学生的性别对口语焦虑程度产生显著影响。

在两种教学模式下, 女生的口语焦虑程度都高于男生。这一点从教师课堂观察记录中也得到了验证: 任务下达后, 反复确认要求的几乎都是女生; 在课堂展示环节, 女生通常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除了进行内容的准备, 主讲人对自己的着装、妆容都会有所顾及, “希望自己的小组是最棒的”, 也会“担心自己讲得不好”。

表 1 两种课堂模式下口语焦虑的差异检验

维度	教学模式	N	均值	标准差	t (214)	p	d
交流恐惧	阅读圈模式	112	2.88	0.83	-5.29	0.034	0.887
	传统模式	104	3.52	0.94			
负面评价恐惧	阅读圈模式	112	2.76	0.87	-7.24	0.100	0.966
	传统模式	104	3.71	1.06			
测试恐惧	阅读圈模式	112	2.83	0.74	-6.22	<0.001	0.849
	传统模式	104	3.56	0.95			

表 2 传统模式下口语焦虑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维度	性别	N	均值	标准差	t (214)	p	d
交流恐惧	男	33	2.71	0.64	-7.36	<0.001	0.764
	女	71	3.90	0.81			
负面评价恐惧	男	33	3.36	0.92	-2.38	0.019	1.033
	女	71	3.88	1.08			
测试恐惧	男	33	2.88	0.79	-5.58	<0.001	0.837
	女	71	3.86	0.86			

①注释: ①②③截取自学生的“阅读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实践体验反馈。

4.3 教学模式对课堂沉默现象的影响

独立样本 *t* 检测结果显示（表 4）：“阅读圈”模式下课堂沉默现象明显减少。该模式下课堂沉默的均值为 2.86，传统模式下课堂沉默的均值为 3.61，且在此维度下的差异检测 *p* 值为 0.012，小于 0.05，Cohen's *d* 为 0.858。

4.4 口语焦虑与课堂沉默的关系

口语焦虑与课堂沉默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统计结果显示口语焦虑与课堂沉默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满足误差呈正态分布以及误差和预测变量不相关的前提假定。预测变量与因变量显著相关（表 5）。强制回归结果显

示：预测变量中三个变量对课堂沉默都有良好的预测作用（表 6）， R^2 为 0.395，即“交际恐惧”“负面评价恐惧”和“测试焦虑”构成的组合能解释课堂沉默 39.5% 的变异。

表 6 显示：三个预测变量中，“交际恐惧”（Beta=0.317）和“负面评价恐惧”（Beta=0.225）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第一位和第二位。这说明交际恐惧和负面评价恐惧越严重，课堂沉默现象就越突出。标准化回归方程为：课堂沉默=0.317×交际恐惧+0.225×负面评价恐惧+0.223×测试焦虑。这验证了伍华山^[13]的研究结论。

表 3 “阅读圈”翻转课堂模式下口语焦虑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维度	性别	N	均值	标准差	t (214)	p	d
交流恐惧	男	50	2.57	0.71	-3.735	<0.001	0.789
	女	62	3.13	0.85			
负面评价恐惧	男	50	2.37	0.81	-4.614	<0.001	0.804
	女	62	3.07	0.80			
测试恐惧	男	50	2.53	0.67	-4.088	<0.001	0.692
	女	62	3.07	0.70			

表 4 两种课堂模式下课堂沉默的差异检验

维度	教学模式	N	均值	标准差	t (214)	p	d
课堂沉默	“阅读圈”模式	112	2.86	0.76	-6.46	0.012	0.858
	传统模式	104	3.61	0.95			

**p*<0.05

表 5 变量描述统计量及相关矩阵（*n*=216）

变量		描述统计量		相关矩阵		
		M	SD	1	2	3
因变量	课堂沉默	3.22	0.94	0.545*	0.494*	0.502*
	交际恐惧	3.18	0.94	—	0.495*	0.523*
自变量	负面评价恐惧	3.22	1.08		—	0.504*
	测试焦虑	3.18	0.92			—

**p*<0.05

表 6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摘要表（*n*=216）

变量	R	R ²	调整后 R ²	F (3,212)	Beta	t (212)	容差	VIF
因变量	课堂沉默	0.629	0.395	0.387	46.192*			
	交际恐惧				0.317	4.806*	0.655	1.527
自变量	负面评价恐惧				0.225	3.446*	0.672	1.488
	测试焦虑				0.223	3.352*	0.647	1.546

**p*<0.05

5 结语

“阅读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重构传统课堂结构、提升学习动机、降低课堂沉默及缓解口语焦虑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5.1 目标驱动机制促进学习动机

基于输出驱动假设^[12]，本研究通过分层角色任务设计实现了教学顺序的革新。课前书面输出任务（如文本分析、文化对比等）创造了认知“饥饿感”，有效激

发了学习欲望。研究支持徐碧波等^[14]的观点,即明确的任务目标与选择权能满足学生的自主需求,是维持翻转课堂效果的关键因素。

5.2 阅读圈模式减少课堂沉默

数据显示,该模式通过“输入-内化-输出”的闭环设计显著降低了沉默现象。课前深度文本研习为课堂表达奠定了基础,课中通过组内展示(15-20分钟)、小组汇报等多模态互动,使参与率提升。这一发现印证了互动质量与沉默程度的负相关关系。

5.3 个性化设计缓解口语焦虑

研究证实性别差异显著影响焦虑水平。通过差异化角色任务和积极评价机制、教师的情感支持策略(如即时反馈、合作评价)能提升自我效能感,这与郭继东^[15]的个体差异理论相呼应。

然而,本研究仅就口语焦虑和课堂沉默两个方面调查“阅读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的学习者适应,未来研究可以考察该教学模式下学习者信念、情感等的变化,深入了解学习者对新模式的适应,推动高校外语教学改革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王欢,董影,张静. 基于解释结构模型的大学生课堂沉默影响因素探究[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3. 41(07): p. 122-127.
- [2] 芮燕萍,冀慧君. 多模态听说教学对口语焦虑与课堂沉默的影响[J]. 外语电化教学, 2017(06): p. 50-55.
- [3] Daniels, H.. Literature circles: Voice and choice in book clubs & reading groups[M]. 2023: Routledge.
- [4] 童梨花,李晔. “阅读圈”英语教学模式研究综述: 问题与路径[J]. 英语广场, 2022(09): p. 122-124.
- [5] Horwitz, E.K., M.B. Horwitz, and J. Cop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86. 70(2): p. 125-132.
- [6] Russell, V.. Language anxiety and the online learner[J].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2020. 53(2): p. 338-352.
- [7] Bolandifar, S. and N. Salehi. Effects of flipped listening classroom on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oreign language listening anxiety and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J]. E-Learning and Digital Media, 2024: p. 20427530241254538.
- [8] Kruk, M.. Dynamicity of perceived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motivation, boredom and anxiety in Second Life: The case of two advanced learners of English[J].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022. 35(1-2): p. 190-216.
- [9] 高照,李京南. 中国学习者英语课堂焦虑情绪对比: 翻转 vs. 传统[J]. 外语电化教学, 2016(01): p. 37-42.
- [10] 战双鹃,许文丽. SPOC 混合教学模式下高校外语课程学习焦虑研究[J]. 当代外语研究, 2023(06): p. 118-126.
- [11] Burgoon, J.K.. The unwillingness - to - communicate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J]. Communications Monographs, 1976. 43(1): p. 60-69.
- [12] 文秋芳. “产出导向法”与对外汉语教学[J]. 世界汉语教学, 2018. 32(03): p. 387-400.
- [13] Wu, H.. Reticence in the EFL classroom: voices from students in a Chinese univers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English Literature, 2019. 8(6): p. 114-125.
- [14] 徐碧波,李添,石希. MOOC、翻转课堂和 SPOC 的学习动机分析及其教育启示[J]. 中国电化教育, 2017(09): p. 47-52+61.
- [15] 郭继东. 研究生英语学习动机与成绩、性别之关系研究. 外语界, 2009(05): p. 42-49.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